皇明史概

皇明大訓記卷之十二

臣朱國禎輯

永樂五年二月壬辰有虎賁士百餘人差至外府其從者掠民財官府榜示禁約虎賁揭榜訴府官誣已

上曰朝廷置官府牧民彼出榜禁戢軍卒無害民乃其職當然汝沮之是沮朝廷之令汝雖不掠民財是汝從人安得不知知而不約束與自掠何異命法司以虎賁士及其從者悉治如法

○三月壬申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者召至諭曰爾爵祿自誦經得之耶身備宿衛不於此時用心防奸

乃一志誦經可乎若意欲修善當存心忠孝不越分

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若

閒暇之際口欲誦念則　太祖皇帝御製武臣大誥

等書其中皆趨吉避凶保富貴之道爾取讀誦亦於

身家有益矣今後若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

宥

○四月辛卯皇長孫出閣就學　上召太子少師姚廣

孝翰林院待詔解縉等諭曰人於學問常以先入之

言爲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

所載孝弟仁義與夫■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

與講說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
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尋章句工文辭爲能
○甲午勅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爾掌邊境宜一
切謹密使人不得窺測庶無敗事比內使林濟以他
事至邊濟無知擅索兵馬之數爾機緘不密遽與之
以此觀之邊備虛實鮮不泄漏自今愼之愼之凡內
官內使往來無勅旨者皆勿聽信
○庚子　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坐久
或謂朕曰語多傷氣非調養之道當務簡默爲貴朕
語之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

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舜無為而治然亦好問好察邇言豈舜不貴簡默哉上曰不如是無以盡羣情爾

○五月辛未 上聞河南饑而有司匿不以聞因命刑部悉逮寘於法又勅左都御史陳瑛等曰國之本在民而民無食是傷其本朕自嗣位以來夙夜以安養生民為心每歲春初及農隙之時勅郡縣浚河渠修築堤岸陂池備[illegible]豫遇有饑荒即行賑恤比者河南郡縣薦罹旱澇有司匿不以聞又有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

十不及一者亦有掇草實爲食者聞之惻然亟命發粟賑之已有饑死者矣此亦朕任用匪人之過已悉寘於法其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水旱災傷不以聞者必罪不宥

癸酉　上問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於事親果有之乎對曰間有之　上歎曰此蓋教化不明之過朕於　奉先殿旦夕祇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崇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略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當自朕始耳

（）辛巳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士吉字用貞象山縣人洪武丙子鄉舉授

兗州訓導建文中數時政得失十餘事徵爲御史遷

鳳陽徽州推擇疑獄咸雪肅然永樂初擢右僉都御

史使朝鮮已復使日本還報皆稱旨賜三年浙西

大水奉　勅往治兼督農務時湖州被災尤甚尉權

五六十萬同事者以所尉之數及十倍於所輸欲損

其數以上力爭曰救君者民君不恐爲難重得罪自

任之竟以實聞　上允悉蠲其輸仍　勅賑四年坐

事謫辦事官尋復職　命賑兩浙饑六年出守襄陽

十六年陞山東參政洪熙初入覲當爲刑部侍郎理

宣隸軍伍每覲政亡人不足已寫有餘文采尊然度

量豁如素有　自浙巡視民瘼還上　聖孝瑞應頌

襟庵自貽稿

上曰爾以大臣出視民瘼既歸其民情何如年穀如

何水旱如何未聞有一語而汲汲進諛辭都御史行

事固如此乎命擲還之

○六月庚子　上諭都察院曰自昔閹宦弄權假朝廷
號令擅調軍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釁傾覆
宗社者多矣我　皇考鑒前代之失立紀綱明號令
調發軍馬必以御寶文書朕即位以來一遵舊制愛
恤軍民首詔天下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役命所司嚴
切禁約去年曾命内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
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僞作
勘合於彼召集軍民役以採天花爲名假公營私大
爲軍民之害及今炎暑之月亦不散遣計李進所爲
與昔之弄權者何異若後來倣傚益多朝廷威福之

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今進所爲所在軍民官都不奏來此亦與胡臨齊黃欲壞國家事者何異爾卽差御史一員徑詣山西將李進一干爲非之人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法若二司有干涉者併鞫治雖關皇親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不可容縱

○七月乙亥通政司言有養馬軍人告人呪咀其馬死者　上曰此誣詞也彼不用心畜馬致馬病死豈有馬不病而人能呪死之理蠢爾小人誣平民罔朝廷以規免已罪不可聽

○八月乙酉勑陝西都指揮陳敬及巡按御史曰人臣

無外交古有明戒我　太祖皇帝計慮周詳申明此禁最為嚴切如胡惟庸私通日本禍及身家天下後世曉然知也今邊境猶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潛往卜龍吉兒沙迷查干王諸處詭稱朝使索取寶物或於道途盜竊外夷所貢善馬或為商販圖私此皆邊境不謹致然都指揮為朝廷鎮守邊境御史為國耳目之臣皆坐視不理可乎其悉廉問防閑不可縱弛

○九月壬申　上與侍臣論及養身之道　上曰人但能清心寡慾使氣和體平疢疾自少如神僊家說服藥導引亦只可少病豈有長生不死之理近世有一

種疲精勞神彷彿求壽此亦愚之甚也

○丙子兵部奏軍官子弟比試多不中者 上曰軍官須諭訓飭勸勅習以精武事今其子弟多驕縱未嘗教習及比試畏怯如處女將來襲職何以得用姑移文戒諭之令後比試不中者悉謫戍交阯

○十月丙戌有守衛卒自陳母病篤乞假省視 上曰何不早言曰昨告守衛官不聽 上大怒曰父母病而不聽歸彼非父母所生耶在朕前尚爾況遠外哉命兵部黜其守衛官戍邊

○辛卯通政司言紹興民告其鄉人居室違禁 上曰

不可偏聽南方僻遠之處少經兵革宋元時屋室往往有之豈當一槩罪以違禁其令廵按御史驗視但是本朝禁令之後造者抵罪在禁令前所造雖違法不問

○十一月癸丑勑交阯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曰今交阯已平如有反側必當剿滅然宜戒飭將士不可濫及無辜雖因逆之家其幼稚男子皆不可殺但驅入內地或為民或為奴惟執兵拒敵者殺不釋勑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等如之

永樂六年二月己酉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掌中軍都

督府事定國公徐景昌曰自昔勲業之臣皆奮起行伍身親戰陳積累勤勞致有爵位既有爵位又小心敬守法律謹事朝廷故能長保富貴及其子孫不率狃於安逸驕奢淫酗志驕父之艱難玩愒歲月不習騎射比及閲試縮手無措務用私賄倖倖承襲一遇征調百計營免不能免者在臨陣對敵畏怯懦墮馬棄鎗喪膽褫魄皆孫驕肆不教之過自今初試不中罰本衛所充軍三年復試不中謫戍遠方別選有材子弟襲職其移文天下使悉知之

○三月癸亥巡按福建御史趙升及布按二司奏以栢

生花為瑞　上賜敕切責之曰朕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循知故委任爾等鎮撫藩方以圖安輯而乃肆志安逸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今言樹花為瑞夫時和歲登物無疵癘生民足食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爾等驗之人事歲果豐登民果給足乎樹木之花世所常有何益於國何利於民而以為瑞也相為朋比戲侮如此忠君卹民之心果安在哉姑曲宥爾等若復為欺罔雖欲幸免不可得矣未幾蘇揚二府言檜花為瑞切責如之

○六月庚寅　上召新城侯張輔等諭之曰安南已平

皆將士用命所致已命禮部定功次然賞罰不可不
公賞罰不可後可以用人人抵今有功今有罪者明
白易見若有功在前罪在後者賞其功罰其罪過在前
功在後者宥其過賞其功如此庶當人心其悉次第
將士功賞以聞
十月己酉刑科給事中張信劾奏刑部都察院淹
禁罪囚致有瘐死於獄者 上惻然曰朕數命法司
無淹獄聞為獄吏少視人命如草芥遂召尚書呂震
等切責之曰汝坐享厚祿而飲酒嘻嘻不事事罪人
淹繫中輒死獄中汝何心幽有鬼罰明有朝典汝

全不畏耶期三日除大辟罪餘雜犯死罪以下悉疏
決違者不宥
○十一月丁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言大辟四三百餘
人已覆訊皆實請處決　上令行人持節諭之有寃
抑許自陳又召五府六部及六科官諭之曰三百餘
人未必人人皆得其實情一有不實則死者銜寃冥
等更從容審之一月不盡則二月三月便十月亦何
害必使其無寃大抵人之實情難得有言語便捷輒
騖虛詞掩實情者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
者須詳悉以聽亦不可以刑迫之近有備廝匿名榜

言縣官貪汙法司推問疑一吏與之有隙遂極傷掠
吏不勝即引服僧之從者憫吏無辜赴官首其事逮
僧鞫之果得實向使僧之從者不言豈不枉殺此吏
法司以刑逼人往往有此弊今三百餘人寧無一二
人冤抑爾等其詳審之既而得釋者二十餘人
永樂七年正月甲寅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朕今巡
狩蓋古人省方觀民之意服食之物皆備以行都無
取於民尚慮有司不體朕心妄有科擾使民未見德
而先受害者必不有之其遣使先諭道途所經及北
京所屬郡縣朕至日止令正官一員朝見毋概出侵

擾百姓

○辛未復貴州都指揮僉事俞讓官初讓買番人為奴奴殺人叛去事連讓罪應流　上知讓前征交阯有功且才能可用諭兵部臣曰古者用人取其長棄其短故無遺才而有成功人孰無過亦孰無良心上能寬假之下亦必思悛故秦穆公不廢孟明卒勝晉而興霸業朕嘗愛惜人才苟有所長必不以微瑕棄之今讓之罪惟不能檢束奴耳可恕遂令復職

○二月甲戌　上出一書示翰林學士胡廣等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雖生知之聖亦兼資學問蹤唐虞

至宋其間聖賢明訓其著經傳然簡帙浩繁未易遽
領其要帝王之學但得其要篤信而力行之足以為
治皇太子天下之本於今正當進學之時朕欲使其
知要庶幾將來太平有望朕間因閒暇采聖賢之言
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
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為朕言廣等徧覽畢
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
萬世請刻印以賜　上曰然遂名聖賢心法親為之
序序曰朕惟古之帝王平治天下有至要之道謨訓
子孫有不易之法載於經傳創業垂統之君經歷既

多其慮事也周其制法也詳其立言也廣大悉備用之萬世而無弊有聰明睿哲之資遵而行之則大業永固四海攸寧災害不生五福攸萃若夫昏庸懦弱之主否塞正路昧厥鴻猷沈溺於富貴狃習於宴安心志日就於荒淫根本益見其頹靡禍亂繇茲而起矣朕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洪基仰惟肇造艱難惕焉省懼聖明有訓是儀是式有作於前無繼於後何以永藉悠久朕嘗欲立言訓子孫承藉悠久顧所聞者不越六經聖賢之道含是則無以爲教尚何言哉故於機務之隙采古聖賢嘉言編輯爲書名之曰聖

學心法以爲上智則生而知之其次則必學而後能
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學不至於聖人則不足謂之
學然萬事必根於一心先明諸心力求其至使本體
之明貫通透徹無毫髮之蔽裁制萬物各得其宜則
體周而備以是爲讀或庶幾乎其可矣分爲四卷以
君道父道子道臣道而揭其綱其下分而爲目有統
言者焉有專言者焉統言之者以其言之廣大非一
事之可名專言之者蓋可以一事而名如學問以下
是也夫君人者尊居九重之上統臨萬物之表智周
乎天下然後能應天下之務不繇學問則聖功何成

是故積道于躬惟勤於敎學畜德于己多識於前言
必也尊師重傳講貫以廣其見聞治心修身涵養以
充其器量大易以學聚問辯爲修德之首中庸以學
問思辨爲擇善之功是皆經傳之名言聖賢之彝教
修至其極則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錫四海之純福
開萬世之太平何莫不本於斯苟爲不能靜無所養
動無所施志爲氣奪心爲物誘喪其賦予之重失其
稟受之良聰瞀無所知行發無所得天下之治亂係
焉承帝王之緒者可不加勉於學問乎仍申以敬天
法祖持心勤躬聽親愛民育才納諫謹禮樂正名分

慎好惡警君子小人懲刑戒捨勉懋爲務農講武
備邊凡數千言賜　皇太子可稽監刋印
勑皇太子今還付北京命爾監國天下之務所繫甚
重爰備文武才德之臣爲爾輔贊蓋自古聖哲爲政
未有不需賢而能成者爾宜悉心以求益虚己以納
言庶幾整肅弘綱康庶政務然聽言之際宜加審擇
言果當理雖芻蕘之賤必從之言苟不當雖王公之
貴不可聽惟明與斷乃克有成至於武備亦宜盡心
若處恒重於防閑幾務必嚴於慎密斯皆致理之要
宜祇勤保服夙夜不忘以副朕付託之重

○戊寅　上諭黄淮楊士奇曰朕命爾等輔　東宮監國　東宮天性仁厚識見端正嘗一日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特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壬寅　駕巡狩北京至東平州謂侍臣曰漢東平王

恭開國於此其對明帝曰爲善最樂當時諸王泯沒無聞多矣獨蒼有賢名至今凡爲善者天佑之人仰之生受其福沒有令名朕嘗以此勵諸王卿等亦宜不忘斯語侍臣皆頓首稱善

四月庚寅賜書諭　皇太子曰朕命爾監國凡事務寬大戒躁急文武羣臣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亦不可偏聽以爲好惡育德養望政在此時天下幾務之重悉宜審察而行稍有所忽累德不細其敬之慎之時　上聞皇太子譴刑部尚書劉觀故也

壬辰勑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曰蠻夷讐殺自昔而

然必務殺之非柔遠之道經有猾夏難化然鳥獸之性亦有可馴姑盡心撫綏益天道好生人情惡殺體天之道念人之情則中心惻隱自有不能已者卿其慎之昔李廣殺降終不得侯禍貽子孫今卿鎮遠疆必使蠻夷感恩服義安生樂業則朝廷得懷遠之道而卿有及人之惠矣慎之慎之是時蠻夷叛服不常成怒有俘獲至者輒殺　上聞故賜勅切戒

○六月丁卯朔　上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　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及顧佐張序歐陽謙等二十四人繇進士監

生洪秉龍士安四人爲吏　上曰古者用人雖不專於一途然御史朝廷耳目之官須用有學問識達治體者安可用吏此選司之弊遂命賓黜秉等爲序班御史再勿用吏

戊辰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者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間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觀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

人感應之理㪍㦖而退

○七月戊寅行在給事中黄惟正言蘇州府長洲嘉定二縣政務繁冗而知縣江浩王傑皆監生始仕巽懦無爲請改用能者　上顧權吏部尚書方賓曰人材當隨其高下而任之譬如舟車任載各其所受則必敗蘇松繁劇誠非新進庸才可辦江浩等即召回改用別選老成諳練者任之自今繁簡郡縣皆宜考察才力而受之庶不枉人亦不廢事

○十月丁亥朔鴻臚寺奏免午朝　上將退顧侍臣曰若等各就休息一日復問無事居家時亦不廢覽書

否對曰有暇亦時觀書自適　上曰常愛孔子言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一章朕視朝罷宮中無事
亦恒親書深有啓沃若等皆年富力强不可自逸大
禹尚惜寸陰朕與汝等何可不勉
永樂八年四月丁酉北征駐蹕清水源撫寧縣老人張
甫通遷安縣老人何彬督運皆至　上聞而嘉之謂
兵部尚書方賓曰忠義之心人人有之此兩人皆以
白衣隨軍督運而所領之衆如期皆至非撫綏有道
豈能得其如此凡有功者賞朕何愛於一官可皆授
本縣縣丞免視事使優游安佚以終其身

上問胡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為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己以掩羣策

○七月丁卯　駕次開平宴勞將士命以所獲牛羊悉分諸將給軍食　上謂侍臣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侍臣曰臣等比見　陛下服御供具儉約比將帥有過之者　上曰朕往時在軍中皆然不獨此行但

此行尤念士卒勞苦也

○十月乙卯　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奉祀　高皇帝賜書曰禮支子不祭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太祖高皇帝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過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永樂九年二月癸卯　上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欲劉將墜給事中耿通（通齊東縣人洪武中薦舉永樂三年給事中歷大理寺丞尋陞本寺卿出使安南後坐姦黨死）趨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

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先是　上諭六科令查奏牘恐發落有失中者悉改之通奏或言改之恐失信於下　上曰但欲得當何憚於改至是因此申諭之

○甲辰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置督罕河衛令馬吉你爲指揮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上諭翰林學士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葢以此輩貪殘自昔數爲邊患

勞動中國至宋歲賂金幣剝及下人膏血卒為大患今既復來朝則當以恩遇之從所欲授一官並給賜資指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三月癸酉先通政司言有指揮首天城衛千戶犯罪繫刑部獄其母致貨託已為賂部官求免不敢從并以其貨來首　上問千戶與指揮有舊乎對曰無上曰非故舊而輒以違法干之獨不慮事敗哉此非人情命法司訊之至是法司奏指揮所居近刑部而千戶之母寓其隣家朝夕饋子食指揮察其有所索紿言已與部官厚可以賂免母遂致貨僞有欲發其

奸者指揮僞造印首而隱其實情論法千戶之母當
準與賊律指揮當罷職謫屯種　上曰愛其子以賂
求免人之常情且婦人焉知法律其有之指揮始則
欺人取貨終則隱情罔上又并戕朝臣此不可恕但
罷職屯種何以示懲即械送交阯充軍
○己卯刑部奏民有盜勸善書者於律凡盜當黥發邊
戍　上問黥未對曰已黥　上曰朕嘗命爾等罪當
黥其所犯來白者情可矜憫者免之蓋黥即爲棄人
欲改過無繇矣况盜勸善書原其心在好善但取之
不以道耳豈可比盜則者黥黥之宜免邊戍又令錦

衣衛去所點字

庚辰溫州府民言本府歲輸白礬數千斤赴京阻隔山路負運實艱乞附載海運舟輸京為便　上問工部臣曰礬欲何用對曰用以染色布曰特染布耳而勞民於數千里之外可罷其歲運自今製布衣不必染色

六科給事中曹閏等劾奏五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勇郯國公徐欽定國公徐顯昌永康侯徐忠右軍都督郭義監試襲職武官縱家僮奪其弓弩法司奉旨追捕勇等蔽不與伏覩　太祖高皇帝戒約功

臣鐵榜有云功臣奴僕倚恃權貴欺厭良善法司執
問君命許之大臣不知君上保愛之心便生疑怨累
及己身至　上屢申明舊章皆爲臣下造福而易
等恬然不知儆戒請正其罪　上曰朝廷何嘗不務
保全功臣若此者果朝廷無故罪之乎抑其所自取
乎命錦衣衛悉捕其僕付法司勇等姑宥其罪又曰
徐欽未諳政務令歸務學長智識以奉宗祀庶免作
過自累
○五月辛未新進士王彥自陳臣家與奸惡外親有連
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沒臣家臣雖中進士實罪人

應就縶　上諭三法司曰學至於中進士亦成材矣

成材勿棄其有罪能自陳可矜併其家宥之

是月乙酉董卜韓胡頭目南科遣人朝貢且言容隆

門二招討興兵侵掠隣境阻過道路請兵伐之

命禮部賜南科綵幣表裏且降敕諭曰天子上體天

道以好生為心今天下之人皆朕赤子撫之一視而

無間雖千百中有一二非為惡造罪然豈可因一二

輙累及千百爾以容隆蒙硐門二招討之惡請兵誅

之夫兵戈所過必累善良當別遣人諭令改過若其

稔惡不悛發兵未晚宜善撫爾民保爾境土以俟

○六月丁未雲南溪處甸長官司土官自恩言本司歲納海肥七萬九千八百索非本土所產每歲於臨安府買納乞准鈔銀爲便戶部以洪武中定額難准折論　上曰取有於無適以厲民此有司之過也況彼遠夷猶當寬恤豈宜拘舊額其除之

○七月辛酉　上謂兵部尚書方賓曰凡物遂其性則生息蕃徃時北京軍士養馬散收於野順適其性人不勞而馬蕃近關置棚造坊縶維之如此收養拂逆其性矣安能使之生遂朕常以此訓諭司牧者皆不能遵用爾兵部申飭戒之

○九月庚辰通政司言貴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付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害之

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帝王豈念舊惡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何暇瑣瑣追咎往事所告勿

聽

○十月丙午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内官奏千戶不

候朝命輒發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

家養兵正以除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
使民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
兵小則亾逸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閹豎不達事體
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
永樂十年正月己丑　上問鴻臚寺及六科官日前日
命朝覲官言民瘼已言者幾人對曰百五十人　上
曰一郡一縣未必都無一事可言都無一民不安今
日皆須盡言緘默者有罪於是各官悉上所言命六部
議行之曰便於民者即行言有不當勿問
○壬寅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守令一郡一邑之

長昔人每戒數易益牧守之寄甚重須久于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大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

○二月戊辰命禮部尚書呂震諭考試官楊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無過百人其務精擇收散木累百不若得良材一株也

○五月丙午　上謂禮部臣曰佛道二教本以清淨利益羣生今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動輒較利厚薄又無誠心甚至飲酒食肉遊蕩荒淫略

無僧忌又有一等無知小民妄稱道人一槩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化洪武中僧道不務祖風及俗人行瑜伽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文皇初 上平定內難命北京之民始終報效者蠲免糧差役 餘縣多倍于是武清縣只許一十餘戶以遣時詐冒 有司使役其餘役事聞 上諭戶部臣曰當時是上不護庇但當役是上不信不辯其過小不信其夫人其悉蠲之

十二月癸巳刑部侍郎張本言浙江送至奸惡鄭公智

剖掘宋濂之孫請如法罪之　上曰濂名儒事　皇
考於開創之初嘗有勞矣其子孫雖奸惡之說而論
濂之勞當宥可宥之遣歸
公西憲科給事中引奏法司所逮至犯人內一二人
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　上見而
詰之曰此壅蔽之過也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況于
門之外哉戒飭錦衣衛官曰繼今敢復爾者必誅
甲戌諭戶部臣曰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
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
郡邑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烽

有司不以聞往往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於天
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
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
○甲戌陝西西安等府老人詣闕謝賑濟恩命賜道里
費遣還又召問老人今歲禾稼如何對曰來時其茂
上曰禾稼雖茂尺夕未登屯所借用官糧今年不責
爾償俟下年豐熟乃償老人叩謝 上命戶部山東
山西皆準此例凡蒙賑濟者悉免詣闕謝恩
丙子通政司奏軍官公人告襲職者兵部以其父嘗
遇海賊退避為中官所劾不當襲今自陳狀乞矜

憫 上曰官職以報有功豈因可憫輒與之父有功即予襲職有罪即奪國之通制今乃敢越制祈恩命

兵部發戍交阯各衛于前諭之曰爾往交阯能奮勇立功則朝廷不終棄爾其往勉之

○八月己巳皇親孫赫匿逃民法司請罪之 上召赫諭曰疎遠小人尚相戒守國法不敢違汝敢狎恩先棄犯法昔中山王勲親人臣謹守法度不敢縱越分毫故能流慶子孫汝今縱肆如此豈受福之道赫惶恐叩首 上顧法司曰不可以私廢公治之如律

十一月癸未左通政趙居任居任永樂二年任右通政實錄本定十年一頁

三年韓左六月同夏原吉俞士吉賑濟蘇松嘉湖八年二月御史劉璵劾居住治水蘇湖田多荒蕪不以聞催督程熟田穗繁稔黠者妄稱瑞以奏 皇太子以 上所使未可擅易封章示之令自省十二月吳江縣言石塘官路土石圮塌橋梁斷壞 勅居住督理十年六月浙江按察司奏浙江水潦通政居住匿不以聞遇民輸稅 命戶部覆視蠲除至是又奏 奏蘇州有逃軍言今年水潦傷田禾乞免秋糧究此人在鄉所行率不法且今歲蘇田少水而奸民多私決堤防車水入田以壞禾稼冀苟免稅糧耳請俱罪之 上諭戶部臣曰言水潦者果逃軍可止坐逃軍罪其言決堤車水求免稅糧恐無是理蓋與其勞力決堤車水曷若勞力治田田中所入十分以一分入官有九分入已豈肯以

一廢九自受饑餧那殆非人情且前時浙江按察司亦嘗言浙西水澇隨居住不恤民隱今居住此言未可信仍遣京往視之

丁亥開州民艾了二人自陳受國家恩安處田里無所補報今夫壽山營造願父子同往効力　上曰得無別有所爲乎命戶部審之還奏父子別無所爲報効蓋出誠意　上召至諭之曰爾意誠善夫爲民欲報國恩不必便効力役若能安分循理務本業未修孝弟忠信之行和於家厚於鄉遵奉教令不犯刑辟使鄉里傚傚爲善人如此即是報國何必出力故

勉之見鄉人老少亦以朕言諭之

癸卯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亡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　上覽畢以示羣臣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非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明知人宋徽宗寵任小人荒縱無度以致夷狄之禍豈因用夷狄之人致敗春秋之法

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賊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
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
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
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
深思耳豈可罪朕恒諭卿等言事之人有乖謬當容
之若加以罪則言路塞人君無繇得聞善道爾爲大
臣此言亦非忠矣
永樂十一年正月壬午 上謂通政司通政馬麟禮科
給事中朱芾曰在外有司官來朝朕命言民間利病
率云田穀豐稔閭閻樂業比聞山西饑民有食樹皮

草根者未聞有一人言之自今言民情者悉記之如境內有災傷饑饉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隱之罪

○六月辛未開平備禦成安侯郭亮復奏開平兵少不足守備勑報亮曰軍在精不在多爾能撫恤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

○九月壬午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近山東甦生有司坐視不問及朝廷知之遣人督捕則已滋蔓矣此豈牧民之道其令各郡縣每歲春至驚蟄之時即遣人巡視境內但有害稼若甦蝻之類及其初發即設法

捕絕或蟲蝗有遺種亦須尋究盡除如因循不行府
州縣官悉罪之若布政司按察司失於提督同罪其
各處衛所令兵部一體移文使遵行之

永樂十二年二月癸亥自宮奏事畢　上退坐右順門
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
歎曰朕雖日千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
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常守
先訓不敢忘言已惻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
誠萬世之法

○三月庚寅　車駕親征胡虜發北京　皇太孫從行

先是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出奇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謂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曰爾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戊戌　駐蹕宣府　上坐帳中　皇太孫侍側　上從容論以前代得失事及君臣相與保全之難　皇太孫所對皆合　上意　上喜顧謂侍臣曰人必務學乃能增長智識適與長孫語其所對悉有權度非

尋常意見所及亦其比來學問長進故也
四月丁卯發清水源　皇太孫從行　上於馬上指示山川險易及將士之勤勞且曰汝知吾所以爲此者乎制曰　陛下豈爲圖其土地利其資畜而勤遠略哉顧此虜含獸之性雖施以天地大恩不知感戴暫服而遠叛非獨難之久亦難制昔禹之征苗文王之伐崇密皆非得已也　陛下尊居天位享四海之奉豈不自樂而仰勞　聖躬跋涉遠外者無非欲驅除此虜於絕漠令不敢近塞下使子孫臣民長享太平之福　上歎曰孫之語吾之心也

○五月癸酉畢楊林戌閱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識民艱經國之務懵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常以為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天下之事須周知人之艱難閱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八月丙寅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曰比來騎士效者卽以丁男補之然出自田里不諳騎射用以征戰何能濟事今後宜令補其隊選步卒精壯者人馬隊訓練庶幾可用

永樂十三年三月丁未貴州左布政使蔣廷瓚廷瓚字邦尚滑縣人有學術識達治體洪武中爲陜都督府經歷改嘉興府通判永樂初陞濟南府同知五年陞兩淮運使以清介得七年陞工部侍郎八年陞青州等郡民上九年濬黃河十一年設貴州布政使司以廷瓚老練特遷左布政撫治夷人安靜地方聲聞大振後卒于官貴州自設統之後措置有方民德之至今立祠民祀之上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聞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噪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固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瑞爲國大臣不能辨正其非

又欽進未婿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九月戊申西域貢獅子文武羣臣以為聖德遠及所致叩頭稱賀　上曰遠人貢土物以達誠何用賀書詩所稱唐虞三代之治朴皆及祥瑞蓋古聖賢之君但求時和歲稔百姓家給人足即是太平隋煬帝時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元順帝時兩都桑果葉皆生黃色龍文又有嘉禾一莖至八穗者又常有五色祥雲見特此而驕卒皆亾滅前鑒如此朕與卿等但當祇守祖法敬事無怠以保鴻業不可萌侈心也

○癸丑浙江治水左通政趙居任言蘇松等六府自春

及秋雨暘不愆民樂耕作比之往歲實爲豐年 上
謂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兩京供億多出於此
比年水旱相繼民極饑寒朕深憂之居位爲人雖頗
廉勤然好佞上而不恤下斯言殆未可信宜遣人驗
視毋爲所欺
○十月壬辰法司奏冒支官糧者 上怒命戮之刑科
覆奏 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自今犯死
罪皆五覆奏著爲令
○十一月庚子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
將至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往者翰林院

言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欲上表進朕則詩
之蓋帝王修齊治平之道具於此有益世教可以表
進麒麟有無何所損益遂已
永樂十四年四月壬申祠祭郎中周訥上言今天下太
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德垂
之萬世蓋訥前嘗奏請封禪 上不聽至是復奏尚
書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
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
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為封禪魏徵每

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
微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八月癸酉日有星見欽天監以聞行在禮部尚書呂
震帥文武百官請上表賀物諭曰朕惟 高皇帝膺
受 天命掃除羣雄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安天下
臻茲太平是以上天垂象俱顯鴻應揆朕涼薄曷克
膺茲列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凡為臣民能遵守 高
皇帝成憲為子盡孝為臣盡忠奉公循法安分守己
用承福祿國家之祥孰大於此爾文武臣僚宜各盡
乃心輔朕不逮國家有永遠之安爾等暨爾子爾孫

亦同享永遠之福壽昇之瑞勿賀

○辛巳御史俞信等劾給事中丁珏不敬等罪　上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左右無一人得全者豈可以玷朝行遂謫戍邊

○十二月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上覽而嘉之賜名用詔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嘉言臣能盡忠無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聽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刻印賜　皇太子皇太孫及大臣

永樂十五年三月乙未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謂禮部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

○七月甲戌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言幼官襲職者有免缺例不應襲　上曰命武臣當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豈當論相貌孫臏既刖智尚可用況立軍功

者皆望祿及子孫一不得與即祿絕矣此人將來生子當不復免缺豈可絕其祿命襲之

○乙亥賜　皇太子務本之訓復物諭曰往者朕以汝侍行欲其周知民事遂作書教之名務本之訓此書於帝王修齊治平之道祖備且皆切實之言今別錄賜汝閒暇能沈潜玩味觸類而長大有益矣

○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既寧人進金丹及方書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十一月壬申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具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異賜羣臣觀之行在禮部尚書呂震以爲嘉瑞屢見率百官上表賀　上拒不受賜勅諭曰朕德涼薄託於萬姓之上懼弗克負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比歲以來卿等一遇祥異輒進表賀顧朕寔時寧不自知夫戒謹者治之所興宴安者亂之所自卿等宜精白乃心勵臣職奉成憲用以輔朕共承天休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其毋因是遂有怠心欽哉

永樂十六年正月丙寅以玄兔園并羣臣所上表及詩

賜　皇太子且書諭曰比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羣臣
以爲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
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
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
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
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
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
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朕夙夜奉奉仰惟　皇
考創業艱難懼弗堪負荷不敢怠寧終不爲彼所惑
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

理但觀此表及詩即俱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二月癸巳有告言湖廣隨州及棗强等縣藏各處逃民五百餘戶有出入官府蠧政害民者有左道惑衆者有肆行劫掠者不治日且滋蔓爲患將甚 上曰人孰不欲保聚鄉里爲良善此葢阨於饑寒而有司不能撫綏故耳可遣一循良御史往諭之歸不須治罪遂命御史歐陽和行和至諭以德意民聞皆出首服和悉散遣歸惟出入府官蠧政害民及動衆劫掠者禁之如法

○十二月丁丑 上諭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亾未

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置不言近代宋太

祖太宗相繼立國將勇兵强削除暴亂四海晏然及

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僭竊劉致海內分裂宗

社丘墟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時戎部整肅甲兵强

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王荒淫王綱解紐軍政廢

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受　天命定天下

于時將帥效忠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業朕嗣

位以來夙夜惕厲惟恐蹈宋元覆轍以墜　皇考丕

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爲國

家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

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逃者不追究死亡者
不勾補甚至通同有司受賍買放取軍明有程限令
縱其在外至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回所取軍十
無一二至者倘有緩急無從調遣武備若此國何賴
焉是皆爾等不存恤軍士不盡心國事之所致自今
宜監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
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武衛有嚴奸究不作朝廷
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踏前
失必罪不宥

〇丁亥勑皇太孫曰立身之道莫先孝弟忠信四者

之行立於身明君臣之義篤父子之親厚兄弟之愛盡長幼之序信以服衆仁以撫下恕以待物非正言不發非正道不履親仁賢遠奸佞節嗜慾戒荒暴振綱紀別淑慝明賞罰以係　宗社悠久之託爲天下生民之福爾其勉之又曰比聞出郊圍獵一軍害民卽能懲之以法使田里皆安毫髮無犯人傳爾之善至於北京朕聞之甚喜此可驗爾勤學之效矣大抵兵民相須撫恤惟均苟有所偏必爲所怨今爾於此一事使百姓感德軍士畏法足爲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爾雖不自覺而善名[illegible]然播之天下

將有不令而從不言而信者矣自今更宜夙夜勤勵

讀書明理以廣其智識將來德成業就為天下所瞻

仰亦不負朕期望之意欽哉

永樂十八年十二月辛酉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

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 上曰是也昔范仲

淹之子猶能輟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與汝

之赤子乎

永樂十九年四月壬寅勑諭文武羣臣曰朕恭膺天命

祗紹鴻圖爰倣古制肇建兩京乃永樂十九年四月

八日奉天等三殿災朕心惶懼莫知所措意者於敬

天事神之禮有所怠歟或法祖有反而政務有乖歟或小人在位賢人隱遁而善惡不分歟或刑獄冤濫害及無辜而曲直不辨歟或讒慝交作諂諛並進而忠言不入歟或橫征暴斂剝削掊克而殃及田里歟或賞罰不當蠧財妄費而國用無度歟或租稅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歟或軍旅未息征調無方而饋餉空乏之歟或工作過度徵需頻繁而民力凋弊歟或奸人附勢羣吏弄法抑有司闒茸罷懦貪殘恣縱而致是歟下厲於民上違於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繇爾文武羣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當

宜條陳無隱庶圖悛改以回天意

○五月乙丑給事中柯暹等應詔言事頗訐直　上嘉納之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於上罪之　上曰儆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正欲聞過古之明主皆奬直言今汝數言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即用而改之豈非進德果若無之於汝何損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矣

永樂二十年五月丁卯　上北征次隰寧大閱諭諸將曰兵形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

形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
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
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癸酉　上顧諸將臨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卿等
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
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算是命　上曰兵法云多
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
衆之道固須節武整齊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
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
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

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
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十月戊子山東高密縣言逃民七百餘戶已復業其
累年所負糧芻乞寬貸　上諭戶部曰往古之民或
徙無出鄉安於王政也後世之民賦役均平衣食有
餘亦豈至於逃徙比來撫綏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
論貧富一槩頻擾致耕穫失時衣食不給不得已乃
至逃亡及其復業田地荒蕪廬舍蕩然農具種子皆
無所出政宜賙恤之乃復徵其逋負窮民如此豈有
存活之理爾戶部其申諭有司繼自今逃民復業者

積千所負糧務等物悉與蠲免

庚申　諭譯爲全軍大營五軍諸將曰朕不憚勞勤躬率將士以驅除虜寇者非志於用武蓋爲中國生民計也爾將官務心奮力夫有精兵十萬可以橫行天下一人能驅千人莫敢今以三十萬之衆當殘虜何患不克況大義既正必有天助汝等勉之奮爾謀勵爾勇身先士卒不懈于夙夜將何功不成何名不立業將武夫皆然虎之將其上也忠貫日月其次也勳名百世皆大丈夫所自立也古今人才不相下爾等能之知而日偷逸不能卓然思奮事至而無謀

敵手而無勇以致失機非徒喪敗乃功名闕有正法誅不汝貸汝宜勉之

永樂十二年秋七月乙酉車駕北征次通津戍其地下廣武營丁軍士有騎獨北之者 上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揮此者必安業於此不為寇矣彼虜大軍至懼而斬遁後當復歸今縱騎犯之非汝其禁士卒凡有稱獎皆勿犯邊者

皇明大訓記卷之十二終